

哲人自述概述我的哲学思想

[加拿大]A. 拉波波特① / 文 闵家胤 / 译

在我看来，哲学是对世界的系统概括，也就是说哲学家对他认为存在的一切，如宇宙、生命和无生命物质、人的“内在”世界之类所做的系统概括。哲学同科学的不同之处在于，这些思想虽然有时受到观察的启发，但并不接受系统的观察的检验，也就是说，无须通过一些程序来确定某些叙述是否“真的是那样”。这类程序属于科学领域。

历史上哲学先在于科学。在欧洲，在古希腊（赫拉克利特、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）和古罗马（卢克莱修）时代哲学已经得到充分的发展，在印度和中国也是这样。在欧洲，如我已经界定的，科学诞生于文艺复兴时代的后期（16世纪）。我认为科学并没有“代替”哲学。它进一步说明哲学，因此科学同哲学的结合已成为我们人类生活最突出的特征，而且我认为它还是人类这个物种得以存活的最强有力的武器。

在哲学上我关心的是那样一些知识领域，在我看来，它们同人类在最近的将来——即今后几个世纪的生存潜能直接相关。这些领域是：

- (1) 一般符号学，
- (2) 认识论，
- (3) 伦理学。

语言学的古典分支学科一直是语音学、符号学和符号关系学。语音学关心的是对构成各种语言的声音进行分析；符号学关心的是词同其所指（词义）之间的关系；词义关系学即句法学，它所关心的是把词组织成陈述句、疑问句、感叹句等等的方式。

一般符号学是波兰哲学家A. 科日布斯基(A1- fred Korzybski)引入语言学的一个添加的分支。他关心的是语言同语言的使用者之间的关系。

科日布斯基注重的是信号语言同符号语言之间的区别。信号同某种东西“在此”和“此在”直接相关联。例如云是可能会下雨的信号；烟是可能有东西着火的信号。许多动物，特别是鸟类，拥有信号构成的语言。长期观察发现某些鸟类拥有上百个这类“信号词语”。例如某些鸟会说“食物”，或“危险”，或“来，我准备交配”。狗能够用姿态“讲话”。例如狗会说“有人来了”，或“我爱你”，或“给我一点你吃的东西”，甚至会说“对不起”。可是没有哪只狗会说“你不在的时候，有个人要闯进来，我狂叫把他吓跑了。”或者会说“如果你不给我一点东西吃的话，我就再也不爱你了，那你会后悔的！”

科日布斯基指出，符号语言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工具。大多数动物天生拥有生存装备。例如，捕食者拥有尖齿利爪，用它们可置被捕食者于死地。它们的被捕食者往往拥有极其敏锐的嗅觉，使它们能察觉远处的捕食者；又有快腿，使它们能逃命。人肉体的装备谈不上精良。他能游泳，但没有海豚游得好；他能跑，但没有猎豹跑得快；他吃肉，但牙齿并不理想。可是他拥有其他动物没有的东西，那就是基于符号而不是信号的语言。这使他不但能够积累一生获得的经验，而且能够把他的知识传递给他的后代。由于发明了书写，这种知识实际上能够一代一代永远积累下去。科日布斯基在他的第一本书《人之为人》(Manhood of Humanity)里表述了这一思想。

在他的第二本，也是最后一本书《科学和精神健全》当中，科日布斯基证明人类独有的这种语言决非有益而无害。由于符号语言同它描述的世界没有直接的联系，因此它能引导人不是接近而是偏离

他所认识和理解的实在。在《科学和精神健全》一书中，科日布斯基形象地把语言比喻成一架天平。

这架天平正的一头是科学的语言。这里描述同“实在”之间有相应性并被认为是最接近实在的，而且，随着科学的进步这种相应性会变得越来越接近实在。天平另外的一头是负的，这里在语言同实在之间实际上没有相应性，如同精神病患者的语言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处在那架天平的某处。这一番话解释了这本书的书名。科日布斯基把语言看作实在的一张“地图”，它可能是实在的准确的代表，也可能是实在的歪曲的代表。这地图被描绘在人同实在之间的一张屏幕上。人不可能直接看到实在。他读屏幕上的那张地图。那就是说，他获取的实在的情形是别人或他自己告诉他的，因此他可能从那张地图得到启示，也可能被迷惑，还可能被欺骗。把语言等同于地图是科日布斯基语言哲学和认知关系哲学(认识论)的中心观点。他把这一点表述为下述基本认定：

1. 地图并非领土。意即，词不是它所代表的物。
2. 地图是不完美的。意即，即使是最精确的地图也不可能标示出领土上的一切。关于实在不管你知道多少或说了多少，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实在的一切，并且不可能用语言描述出实在的一切。
3. 地图是自反身的。意即领土的地图可以包括“地图自己的地图”，依次后者又可以包括“地图自己的地图”，以至无穷。

科日布斯基把自己的系统称为“非亚里士多德的”，因为它的主要公理看来是同亚里士多德逻辑相悖的。确切地说，科日布斯基的基本公设是拓展而不是反驳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规律。其关系显示在下面这个图表中：亚里士多德逻辑 科日布斯基非亚里士多德的系统 1. 同一律：A是A 1. 词语A不是事物A 2. 无矛盾律 2. A可能既是B又不(A不能既是B又不是B)是B 3. 排中律 3. A可能既不是B又(A只能或者是B或者不是B)不是一B如果把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规律当成“自然规律”，就会导致意想不到的错乱。为了认清这一点，请考虑这些规律导致的以下这些虚假但常见的情况：

同一律(A是A)：皮特是希腊人(A)；保罗是希腊人(A)。因为(A)是(A)，所以皮特是保罗！

无矛盾律(A不能既是B又不是B)可以导致约翰不可能既善又恶。可是，约翰可能对他的狗善而对他的妻恶。

排中律(A只能或者是B或者不是B)可以导致“那些不同意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”(就是我们的敌人)——这一混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造成了巨大的苦难。

简言之，一般符号学证明，有时把严重歪曲的“地图”误认为实在会导致灭绝人性的暴行。种族歧视、僵化的意识形态、蛊惑人心的宣传、种族灭绝全是把往往被歪曲得奇形怪状的“地图”等同于实在造成的恶果。

在科日布斯基看来，科学语言能对被毒化语言发挥解毒剂的作用。在对表征实在的“地图”进行精确化的过程中，科学语言持续不断地被修正。这个过程由两个基本问题引导，在讨论事物的“本性”和“本质”的时候，头脑里应当始终有这两个问题。它们

是：

(1) 你的意思是什么?(2) 你是怎么知道的?

“你的意思是什么?”的答案不应当仅仅是用一些词语替换另外一些词语,就像在词典里做的那样。答案最好是援引参加讨论的双方原有的某些经验。假如没有这类共同经验,那就不可能达到理解。例如,你不可能向一位盲人讲清楚什么是颜色。

“你是怎么知道的?”的答案根据某种权威是不可取的。它只能是导致一个合理的问题“那个权威是怎么知道的?”因此,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援引在适当条件下做的观察,它可信地确立了某种可信的断言。这反过来说明,科学的程序、观察(包括在控制条件下的实验)和严格的归纳链是唯一可靠的知识标准。

我的认识论观点(知识哲学)植根于科学的认识论。它拒斥戴着“科学”面具而被称为伪科学(我能把它们一一列举出来)的认知体系,并且有拒绝它们的理由。

我的伦理观念是从一个单一的基本价值中引导出来的,那就是人类的生存潜能。我把任何有益于人类生存潜能的视为善,有害于人类生存潜能的视为恶。

为表明我的立场,就必须明确指出我相信人类

生存现在面临的危险是什么。这些危险是:

1. 集中体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标准是截然划分“我们”和“他们”,这方面截然划分的鸿沟往往是某个观念,通常是使用煽动性的语言造成的,例如视一“种族”或被死死抱住的一种“意识形态”、或一种“宗教”、或一个“阶级”(往人头上简单地贴上标签来确定)、或国籍、或性别,或诸如此类为同类。

2. 大规模毁灭武器内在的摧毁能力急剧增长。

3. 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,并且把斗争颂扬为进化的创造原理(生存斗争,“最适者”生存),这里适应性不言而喻就是残酷无情,热衷于无休止的斗争,以及水无覆足的权力欲望。

在这三条危险当中,第二条得到广泛的承认。没有人会否认计算机的一个错误能点燃一场毁灭全人类的大屠杀。因此,唯一可靠的“防御”不是报复一场核攻击的能力,而是销毁能毁灭地球战争机器,以及进一步销毁连带的军事设施本身。尽管这一点是必要的,但还不足以保证人类的生存。突然死亡不是人类面临的唯一的死亡威胁。把我们这颗行星搞得不适合居住的过程可以让死亡缓缓地到来,但无疑一定去到来——无节制地开发能源,为公司利益不断灌输消费主义,尤其是推崇把竞争而不是合作作为社会存在的模式,如此生产造成的排放不断毒化地质圈、水圈和大气圈正造成这样一个过程。因此,我拥护用合作取代竞争作为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的主要推动力,唯一的例外是体育运动,竞争在那里能得到升华。

注 释

① A. 拉波波特(Anatol Rapoport)1911年诞生在里海边一个俄国犹太人家庭,童年正值十月革命和苏联内战,他主要接受父母的家庭教育。11岁全家迁居波兰。他在美国芝加哥上中学,在维也纳音乐学院学了六年钢琴,做过巡回演出。他到27岁才开始在芝加哥大学读数学系,然后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!他是一位博学的通才,在博弈论、符号学、一般系统论和操作主义四门新兴学科都有创建之功和开山著作传世。他今年90岁,88岁那年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举行钢琴独奏音乐会。他是一般系统论的四位创始人当中唯一的健在者,2000年7月16至22日,“2000年系统科学世界大会”在加拿大多伦多召开,他被尊为名誉主席。笔者参加了那次大会,会后在拉波波特家小住期间,邀请他概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,他欣然应允,并以一个加拿大便士的玩笑价格转让版权,然后说:“希望我的哲学思想能在中国产生有益的影响”。——译者

(责任编辑:张敦敏)

[回主页](#)

地址: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:100732
电话:(010)8519507 传真:(010)65137826